

光棍埗的那些事儿

guanggunao de naxie shier

李如志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如志，1950年6月出生于河北永年农村，中国电视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任邯郸地委书记秘书、文联副主席、中共武安市委副书记、市委讲师团主任。1970年应征入伍，从战士一直到中校团副。本想做铁马冰河、马革裹尸的英雄，不成想干起了舞文弄墨的行当。写材料、写新闻，也写文学作品，创作了《浴血光岳楼》、《太极杨无敌》等5部25集电视剧，大部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奖。出版了李如志作品集四卷、长篇小说《神州飞龙》、《光岳遗恨》、《帝师荀子》，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北京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各种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200万字。

光棍埴的些事儿

李如志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棍埙的那些事儿 / 李如志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60-5698-5

I. 光…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92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蓓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25 1 插页

字 数 33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偏偏故事发生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村——光棍埝，村里倒出了一位貌若天仙，倾国倾城的姑娘须素雅，她在大山中走出来，登上了雾县的选美舞台，立即光艳四射，美压群芳，得中花魁……

在太行山的重重包围之中，有一个小小的山村，要说它有多小，也难说明白，反正连县地图都找不到她的位置，按山里的说法，它是一个自然村而不是一个行政村。这个村叫首乌垱，因村子里女人少，男人多，而且出生在垱上的男人很难说上媳妇，附近的人们都管叫它光棍垱。

这光棍垱在高高的山头上，住着六七户人家，从来不曾引人注目过，突然村里出了一位美女，便一下子成了全县乃至全地区著名的村庄。这六七户人家，光棍就有十多条，其中一个叫单翠花的女人是垱上的灵魂和实际领袖，她站在石屋前，放大嗓门大吼一声，垱上的人便会乖乖地来她门前集合，那权威比管他们的村支书强一百倍。她生有三女一男，几乎占了全垱人丁的一半，而且后来在全县选美中一举中魁的女子就是她生的。

光棍垱的历史虽然不长，人人却几乎都有一串长长的故事，人人都够写一本厚厚的书。大清光绪四年，直隶保定府一位世代为官的梁家遭了土匪的浩劫，全家四十余口几乎被斩尽杀绝，财物被抢劫一空，最后遂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其中四公子梁秉正因与妻子回岳母家庆贺儿子百天得以幸免。俗话说水火无情，宦官人员遭此大难，一下子变得比叫花子还不如。当初为逃活命，梁老四推一辆独轮车沿着太行山的崎岖山路，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来到山下一个村庄，在土地庙暂住，后来他翻山越岭，发现一股山泉，全家便搬上山来，垒了石屋住了下来。从此，成了这个村的始祖。后不断有逃荒落难者在此落户，而梁家早已绝后断代。

单翠花是在那场举国大浩劫中逃到山上的，与她一起来的共有三个男人，须云川、闫士杰和夏侯涛，刚来垱上时，须云川是她的男人，他们关系好像非同一般，既是三家人，又是一家人。

往事不堪回首，再回首。

单翠花出生在滨海的一个小县，世代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农，为挣脱锁链翻身解放，父亲参加了地下党，母亲16岁担任妇救会长，从小学到师范，她总为自己的光荣出身而骄傲，当一场人民共和国的空前浩劫到来时，她十六岁，正是一名在校初级师范读书的学生。

1968年，神州大地遍刮十二级台风，到处横扫牛鬼蛇神，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一名团长不随大流，根据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一段语录，别出心裁，大抓新国民党，霎时间乌云压城城欲摧，一批又一批的新国民党被揪了出来，翠花的父亲是地下党员，自然在旧政府里干过，也就在劫难逃了。

爹是公社党委书记，走资派加国民党，推而演之，老婆也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可怜翠花，十六岁的共青团员也成了新国民党员。

那时到处是公墓，遍地是监狱，翠花被男女混杂地关在野外一处机井泵房内，接受严刑拷打。

专政队的头头叫海螃蟹，圆头，圆脸，圆肚子，短脖子短腿，人们几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狠毒，这样残忍，这样黑心的人，整人的损招儿，多得出奇，翠花落在了他的手下惨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武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交待，不许乱说乱动，说清问题就放了你。”一开始，海螃蟹装得很有政策水平。

翠花很怕，想哭，她不知道中国怎么了，老天爷怎么了。“你爹是不是国民党？”“不是，爹是共产党，革命干部。”“胡说。”“不胡说，谁胡说不是娘养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爹在过去旧衙门，当过狗腿子？”“那不是狗腿子，是地下党。”“那时你还没从×里钻出来，咋知道？”海螃蟹问。“听俺娘说的。”“那老×胡说，她也是国民党。”“不是，她也是共产党。”“这小×也很顽固，我说个瞎，她对个秃，给她玩点儿花样让她瞧瞧。”

帮凶虾米点头哈腰一对狗眼：“头儿，玩啥？”海螃蟹斜睨了翠花一眼：“傻疙瘩，这小妮儿多俊，鲜嫩得像新长出不久的毛冬瓜，咱不弄你想便宜哪个，问她上床还是上梁。”

虾米走近翠花，睁着一双垂涎欲滴的色色迷迷的眼睛，你听到了吗？是上床还是上梁，想得开，乖乖地让头儿日一回，又美又轻松，免受皮肉之苦，要上梁可不是好受的。翠花一个情窦初开的黄花闺女，哪里听说过这样露骨，这样粗俗的话，连气带羞，脸像一块红布。翠花确实很美，修长的身材，白净的皮肤，黑绸般的头发，粉嘟嘟的脸蛋，美得让人惊颤，美得让人眼馋。

虾米走近她，一把抓住她的手：“来吧，还是上床吧。”翠花吼一声：“放开我。”然后说，“我要坦白，我要揭发。”

海螃蟹奸笑地看着翠花：“好，讲。”

翠花瞪他们一眼，我爹是国民党，我娘也是国民党，我十五岁就被他们发展为国民党，往后我就开始发展新国民党，首先发展了你的娘，然后也发展了你妹妹，要上床你该让她们陪着你。

“啪”，“我日你娘。”海螃蟹打了翠花一巴掌，气得浑身打哆嗦，脸像猪肝色，“你胡说，把她给我吊起来。”

翠花不知怎样被反绑了双手，怎样被悬空吊起，她昏了过去。不知是梦是幻，她看到母亲，她披头散发，反绑着双手，被造反派押着，走向荒郊。秋风萧瑟，乌鸦哀鸣，母亲迈着坚毅的步伐，大义凛然地昂首前进。荒郊有一座新挖的土坑，那是母亲的归宿，不远处有一棵歪脖子柳树，像是被雷劈过，半拉身子已被烧成灰烬，另外干枯的枝干挑着几片绿叶。造反派将母亲推进土坑，母亲英武不屈，大声斥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然后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造反派变成了国民党兵，在疯狂地填土活埋母亲，母亲真顽强，真勇敢，毫无惧色。这时一阵清脆的枪响，穿灰衣服的新四军出现了，枪声一阵急似一阵，国民党兵倒了一片，母亲被救了起来。翠花苏醒了，浑身针扎锥刺般地疼痛，刚才那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境，是母亲的一段实际经历，是给她讲过无数遍，已经刻在她脑子里的故事。

夜大概已经很深了，机井房四处透风，海螃蟹不见了，大概已经回家睡觉去了，其他两个男国民党被绑在屋角的柱子上，背靠着背呼呼地睡着。大个子，长脖子，尖脑袋，佝偻着腰被称做虾米的帮凶和另一个一脸红痣，让人一看就恶心的家伙留下来，看守他们。翠花被绑在床腿

上。她很怕，很困，却睡不着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父亲老在外边，母女俩相依为命，许多时候还睡一个被窝，多少次半夜醒来，她总摸着娘的奶头。她好怕，内心呼唤着，妈妈你在哪儿，快来救救女儿吧。她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母亲这时肯定比她更困难，受的罪更大。她又想到父亲，除去爸爸方方的脑袋，慈祥的眼睛以外，他的一切印象都是妈妈讲述给她的。由于家穷，父亲很小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挖煤，后来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到这个煤矿搞工人运动，父亲入了党，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回到家乡参加游击队，以假投降的办法混入敌人内部给游击队搞情报，解放战争中负了重伤，留下来参加政权建设。现在可好，一对坚定不移，为共产党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夫妻，统统成了反革命，国民党。她真想不出来天怎么说变就变，而且变得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她反复想，党中央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吗？实际上对这个小县的假国民党案，毛泽东真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其恶劣影响，已遍及十九个省市，伤害了无数无辜的干部。

翠花正想着，房门被推开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把一名遍体鳞伤的人推搡进来，不用说又是一个新国民党。戴红袖章的与虾米和老痣嘀咕了一阵，匆匆地走了。

翠花抬起头，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他一眼，他满脸血痕，剃光了头发，长方脸，尖下巴，有些脸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他一抬起头，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啊，是你？你是单书记的女儿吗？难道他们连你也不放过。

翠花心里一阵热呼呼的，大哥，你是谁，怎么认得我。泪水流满了面颊。

“我叫须云川，在公社当农业技术推广员，常跟着单书记，见过你的。”

他们的谈话让正在打盹的老痣听到了，上来打了须云川两耳光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操你娘，影响老子睡觉。”

黎明时分，海螃蟹从外边走进来，翠花心里蹊跷，这王八蛋，不在家睡黎明觉跑这革命来了。海螃蟹摇晃着身子，挺着母蛔蛔的肚子，扑扑两脚踢醒了虾米和老痣：“狗日的，回去搂老婆睡去吧，老子替你们

站会岗。”虾米和老痞揉揉眼，皮笑肉不笑，“还是领导关心群众，我们走了。”

回来，海螃蟹说，明天不要来得太早，吃过早饭再来换：“是，唉。”虾米和老痞兔子般地撒腿跑走了。

单翠花，海螃蟹郑重其事地全名全姓地喊她，一边动手把她从床腿上解下来，“走，咱们到外边我给你讲讲政策。”翠花知道他不怀好意，又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站起来，腰很酸，腿很痛跟着他朝外走，其他三个新国民党员大概是被折磨得太狠了，昏死般地睡着。

外边好黑，秋风飒飒，一颗流星划破天空，翠花出了一身冷汗。海螃蟹走近她，说：“现在我就是党，我说你是新国民党反革命，你就得挨批斗，蹲黑屋子，想上什么刑就上什么刑，我说你是革命派，你就可以大摇大摆，人模人样，想斗谁就斗谁，想打谁就打谁。你年轻又俊，俗话说大闺女要饭死心眼，你不要有现成的宝贝不用，找罪受。”翠花说，“那咋办？”海螃蟹上来从背后搂住了她，你叫我弄一回，我马上放了你。说着拉翠花给他对面，一张臭嘴烘烘地拱过来，翠花是有准备的，伸手向海螃蟹脸上抓去，她想抠出他一颗眼珠，解解心头这股恶气。没想到海螃蟹一扭脸，就听他像猪一般嚎叫一声：“小骚妮你挖我。”翠花手指上热呼呼黏糊糊的，她知道那是血。没想到这一抓触怒了海螃蟹，他一把抱住翠花，翠花感到他力大如牛，自知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了。海螃蟹把她搬倒在地……

翠花醒过来，知道海螃蟹占了她的身子，啪一记耳光抽过去，站起来，提起裤子扭头就走。

翠花恍恍惚惚，跌跌撞撞走进机井房，把昏睡中的须云川惊醒了，云川一看她的模样，情知她吃了大亏，惊愕地问：“小单你咋了？”翠花感到一阵暖意，心马上贴近了许多，“海螃蟹那狗娘养的糟蹋了我，迟早有一天我得同他拼命。”她说得很坦然，很平静，没有羞怯，没有恐惧也没有遮掩。少女、黄花闺女的概念在她心中已经消亡，人到了连命都顾不住的时候，其它还顾什么。

海螃蟹晃着身子随后便进来了，云川用眼色示意翠花不要再说什么，免得受苦，翠花没说啥，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上。

天亮以后，虾米和老痣先后来了，看到海螃蟹脸上的血道子，吃惊地问，咋了头儿，谁挖的你？海螃蟹的脸一红，支支吾吾：“唉，该咱倒霉，老考虑革命问题，不小心碰在一棵树上让树枝子挂的。”翠花听了，咬着牙，心里骂道这狗娘养的也知道羞耻，编瞎话蒙人。

十二级台风越刮越急，造反派对新国民党的斗争，迫害升级了。翠花的机井房又添了外号叫蚘蛤蟆的造反派，看样子他是仅次于海螃蟹的二号头目。蚘蛤蟆是个造反派学生，没花钱坐火车全国各地转游过，一肚子新词，一肚子坏水，特能曲解毛主席语录和上边的政策。他学着林彪的湖北腔，把造反说成“操反”，对这些新国民党，尤其是女的，不但操她的思想反，还要操她的人身反。不但要触及她的灵魂，还要触及她的肉体。海螃蟹得到了这个小小理论家的帮助，干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翠花无数次被他们糟蹋蹂躏过。

机井房变成了人间地狱，海螃蟹、蚘蛤蟆变成了闫王、恶鬼，变着法子折磨他们。长时间的折磨，双方都麻木了，疲惫了，但双方的仇恨在增长。造反派不断想出新招，对翠花他们进行折磨。在共同的磨难中，翠花和其他挨整的人都产生了共鸣，尤其是须云川。

两心相通，两心相连，在爱恨交加中，翠花和云川的情感发生着变化，两颗心贴得更紧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话一点不假，海螃蟹自以为得意，觉得开心，又强逼闫士杰和夏侯涛对翠花和云川进行殴打，他们执意不从，使他们四人结成了关系非同一般的统一战线。

无数的酷刑，花样翻新的折磨，使得折磨人的一方和被折磨的一方都变得麻木起来，海螃蟹们肆无忌惮地施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翠花和云川默默忍受也到了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终于火山爆发了。

海螃蟹和蚘蛤蟆今天想喝酒，打发虾米和老痣去买，云川和翠花用眼对视了一下，就形成了共同赴汤蹈火的默契，两人同时猛地站起，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向两个恶徒抛去，迷了他们的眼，海螃蟹和蚘蛤蟆一边捂着脸，一边狂叫着“两个国民党，你们造反了”。翠花和云川顺势把两条破裤子套在他们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把他们绑了个结实。拾起地上的砖又砸过来，海螃蟹和蚘蛤蟆欲想反抗无能为力，欲想逃跑，门和窗早已被闫士杰、夏侯涛堵住，于是四人一齐动手，把这两

个坏蛋绑在了水泵上。

夜漆黑，风很大。四人看着被绑住的两条狗，心里异常解气，三个多月忍受的种种刑罚好像一下子化为乌有，然而这种快感过后，又都害怕起来，他们仿佛做了不该做的事。该怎么办呢？须云川此时显得格外冷静，像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今天我们立即逃走，早晚也得被他们弄死，事到如今，已无别的路可走，咱们连他们俩也绑住做好准备，等老痞和虾米回来，咱们一起动手，然后逃走，逃不了就豁上一死。”翠花说：“对，我们听云川大哥的。”其他两个人也表示赞同。

正说着，外边传来老痞的哼唱声，云川一个手势，四人一齐坐着砖头装睡，虾米和老痞拿着酒菜刚一进门，闫士杰和夏侯涛便拦腰抱住摔在地上，翠花和云川几乎是同时叫道：“上。”两个人还没醒过梦来就被绑了起来，蒙住了眼睛，堵住了嘴。

风怒吼，把平静的海洋弄得一片喧嚣。那冲天巨浪，那山崩地裂般的涛声，打破黑夜的静寂，似乎就在眼前。四个假国民党员，四个热血青年，根本不曾想过杀人放火同自己有什么联系的男女，就这样结成了联盟，他（她）们没有忏悔，没有自责，反倒觉得一阵轻松，一种解脱。

在黑暗中，须云川等四人冲南跪下对天鸣誓：我须云川，不是国民党，不是反革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因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的惨酷、恶毒的刑罚，只好作如此抉择，翠花、士杰、夏侯涛帮我报仇，皆是我亲兄亲妹，从今以后同生死，共患难，若有三心二意，天地不容。

我单翠花，无故受冤，不堪忍受海螃蟹等人兽行，跟定云川大哥出于内心意愿，云川大哥英雄虎胆我由衷钦佩，我愿与他结为患难夫妻，他的誓言也是我的誓言，今生今世，若有违约，碎尸万段。

闫士杰、夏侯涛也鸣了誓，然后四人把海螃蟹等人的棉被盖在他们身上，趁着天黑风高，在夜幕的掩护下逃命去了。

他们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夜行晓宿，他们要逃到哪里，不知道，逃到哪里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逃出黑暗，要逃一条活命。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逃到了太行山南段的雾县境内，顺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

缘。太行山横亘眼前，气势雄伟，远远望去如天河飞泻，万马奔腾，翠花云川他们感到兴奋，杀人之后他们居然逃出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虽九死一生，但也算万幸了。

“你们看，那是什么去处？”闫士杰大叫起来。大伙抬头望去，见山顶上，苍松翠柏，遮天盖地，掩映之下，楼台殿宇。

原来这是一座建造奇特、气势雄伟的大寺。在一刀断壁的悬崖峭壁之下，有块数十亩大的天造平台，古寺没建在平台之上而如悬空寺般地吊在悬崖绝壁之上。古寺名唤清泉寺，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北齐，系齐文帝高欢行宫。全寺两进套院。过殿两侧，各有双层隔墙，外有圆门，内有方门。佛家称理为方，事为圆，寓事理圆融，互通无碍之意。方门楣额书有“擎竹间”三字，讲的是佛门中色相皆空的奥旨。云川在此驻足良久，叹道，要是人间真的能有这样的去处就好了。翠花说，这是一种境界，凡是达不到的。闫士杰说，我不赞成当和尚，不让喝酒，不让吃肉，不让搂女人睡觉，连踩死个蚂蚁都是罪过，那活着有啥劲。夏侯涛哈哈笑道：“我们现在是和尚也做不成，凡人也做不成，高高山上一根棍儿，高兴了一会儿说一会儿。”他们又走到左边的门外，见楣额上刻着“拈花笑”三字。云川觉得好笑，说，“原来佛门也尽能弄虚作假，一边色相皆空，一边拈花就笑，岂不自相矛盾。”

“此言差矣”，一个洪亮的声音反驳道，四人扭头一看，一个老者不知何时站在他们的身后。这老者年近七旬，鹤发童颜，高高的个子，衣着虽然破烂却很整洁。云川连忙行礼，请问前辈难道我说的不对，那你说这拈花笑是什么意思呢？

老者说：“这拈花笑，可不是沾花惹草的意思，是佛门的一则很著名的故事，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上说，释迦牟尼佛，在一次大众集会上手持金色莲花自己思维，我已年迈，法当传谁，举目四空，众弟子不解佛意，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佛将大法传给了他。这就是拈花笑的故事。”

翠花说：“大爷你对佛学很有研究，你是寺里的和尚？”老者说，“过去当过，现在是公社社员。”

云川问：“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老者正色道：“来捉拿犯罪的逃犯。”

啊，四人同时紧张起来。

老者哈哈大笑：“佛祖慈悲，普渡众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不饿不渴吗？请到寺内叙话。”

这老者叫李敬重，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抗日战争中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算得上一员骁将，日寇投降，内战又起，战场上国民党常常吃败仗，在河南安阳战役中，他自己几乎做了俘虏。霎时间万念俱灰，他逃离队伍，想与家人团聚，以了却残生，没想到妻小已被裹挟去了台湾，一气之下，他来到这清泉寺削发为僧，“文革”一起，僧尼被强迫还俗，他在光棍垆落了户，算是一产大队的一名社员，但一人仍住在寺里。

李敬重把翠花、云川四人领到寺内，献上茶饭，热情款待，使他们很受感动，老人问及他们的身世，以及为何逃出，又打算去哪儿落脚，翠花、云川只说如何被打成国民党，又如何不堪忍受种种虐待，全部说与老人，但杀死四人的事只字未提。李敬重听他们说完，叹道：“国之不幸，才有今天的浩劫，你们年纪轻轻，能是什么国民党，其实我才是国民党。”一听老人说到这里，翠花、云川、士杰、夏侯涛四人大吃一惊，立刻提高了警惕。翠花说：“原来你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云川指挥着其他两人，咱把他扭了，送附近的人民公社。”说着要扭老人。李敬重哈哈大笑：“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难道你们把我送到公社，你们就可以将功补过了吗？你们就能回家了吗？”

这一问四人哑然。李敬重接着说：“我是国民党不假，还当过国民党的的大官，不过我不是坏人，我也没干过坏事。你们年轻，当年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时，国民党是个好党，后来国共合作，两党是一家人，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先生就当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人不在于是什么党，关键是干什么。毛先生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你们不是人民群众吗？你们不是坏人，是好人对吗？可一些人把你们说成是国民党，是阶级敌人，批斗你们，折磨你们他们不都是国民党了吗？我过去虽是国民党，但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好人，在你们有难的时候帮助你们，让

你们好好地活下去，我不就是共产党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翠花、云川听了从内心佩服，心想，这个身居荒山野寺的老头居然对山外的世界了如指掌，还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真是神仙下凡了。

云川打躬道：“请老先生指点迷津。”李敬重微微一笑：“年轻人，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至于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出现的开明盛世，也是短暂而相对的，我们都是凡人，世俗的偏见太浓，对功名利禄看得过重，像这弥勒佛祖，李敬重指指弥勒佛像，世人都说他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是他思谋透了世间的这个道理，大彻大悟了。”

翠花不解，问道：“啥叫大彻大悟呢？”老人接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自然规律，你了解了这个规律，顺着规律行事，不逆不悖就叫大彻大悟了，这就是说什么事物都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比如说人原本是没有的，后来自然的变化，物质的发展产生了人类，但人总是要死的，死不就是有变无了吗？大彻大悟了，就不过分地追求身外之物，无和有没什么两样，生和死没什么两样，活得好和活得不好没什么两样，当大官和做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文化大革命一来，许多大官倒了霉，而一些平头地痞升了官。你们也一样，原先根正苗红，在社会上是人上人，后来被打成国民党变成了阶下囚，你们为了活命逃了出来，你们又变成了自由人。都是这个理儿。”

老人说到这里，翠花、云川四人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老头难道真是神仙，怎么知道我们杀了人呢，连忙倒头便拜，连连求饶道：“老人家我们逃走，实在出于无奈，乞望你老人家不要告官。”

老人哈哈笑道：“快快起来，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只是按理儿往下推，有的人把这说成是消极哲学，是宿命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只是告诫人们，种种丑恶和种种高尚的现象都存在于世上，任何人都会遇到，遇到了正确对待，坦然处之，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人，即便做错了什么，也是迫于无奈，决非出于本意，我怎么能伤害你们呢？再说即使伤害了，于我又何益呢。”

老人的一番话，四人非常感激，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下来。要求老人收留他们。李敬重说寺里不行，这样太引人注目，但是可以给你们找一

去处，于是四人编造了身世经历。在寺中吃饱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李敬重带着四人翻山越岭，来到了光棍埝，在他住过的石屋安顿下来，从此这个特殊的家庭，便成了光棍埝的新家族。